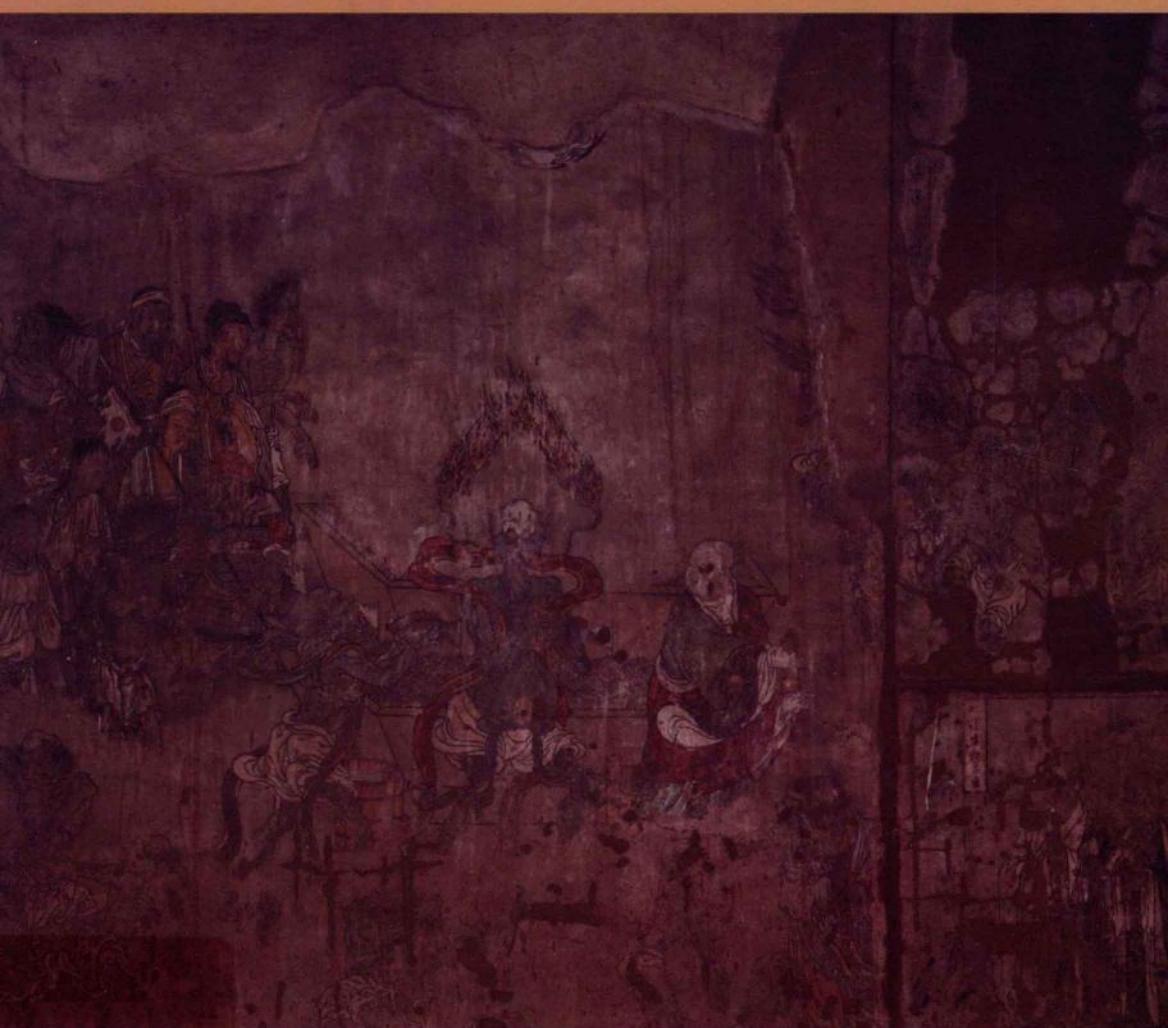


神祇众相——

山西水陆寺观壁画中的艺术与科技价值

SHEN QI ZHONG XIANG SHAN XI SHUI LU SI GUAN BI HUA ZHONG DE YI SHU YU KE JI JIA ZHI

史宏蕾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度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晋文办发[2012]185号）项目“山西水陆寺观壁画图证与科技文化研究”阶段性成果。

神祇众相

——山西水陆寺观壁画中的艺术与科技价值

史宏蕾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祇众相:山西水陆寺观壁画中的艺术与科技价值 / 史宏蕾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3

ISBN 978 - 7 - 5161 - 1357 - 8

I. ①神… II. ①史… III. ①寺庙壁画—研究—山西省 IV. ①K879.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659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吕 宏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335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2012年，太原科技大学迎来60周年华诞。值此六秩荣庆之际，我校的专家学者推出了这套学术丛书，以此献礼，共襄盛举。

六十年前，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伟业初创，百废待兴，以民族工业为先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兴起，太原科技大学应运而生。六十年来，几代科大人始终心系民族振兴大业，胸怀制造强国梦想，潜心教书育人，勇担科技难题，积极服务社会，为国家装备制造行业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四万余名优秀学子从这里奔赴国民经济建设的各个战场，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优秀的工程师和知名的企业家。作为新中国独立建设的两所“重型机械”院校之一，今天的太原科技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业为主，“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主流学科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型大学，成为国家重型机械工业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技研发的重要基地之一。

太原科技大学一直拥有浓郁的科研和学术氛围，众位同仁在教学科研岗位上辛勤耕耘，硕果累累。这套丛书的编撰出版，定能让广大读者、校友和在校求学深造的莘莘学子共享我校科技百花园散发的诱人芬芳。

愿太原科技大学在新的征途上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谨以为序。

校长 郭勇义

序

山西遗存有中国最多的寺观壁画，其中水陆寺观有十余座，居全国之最，唐、五代、宋、金^[1]、元、明、清时期均有建造绘制。其中有一部分水陆寺观壁画都是以表现佛教仪式水陆法会为主旨的绘画创作形式，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天地冥阳水陆仪文》（北水陆仪文）基本浮出水面，其内容与神祇考释均已呈现在我们面前，通过对比发现，仪文中出现的神祇与山西水陆寺观壁画中所绘神祇非常接近。这种发现，使得在研究过程中能够以更为准确的角度对每一位神祇进行定位，同时，也能够为散乱在佛教典籍之中的《天地冥阳水陆仪文》提供图像资料的佐证，是健全中国佛教仪轨非常有力的证据。

我们在经过十几年的田野考察和史料收集后，对散乱在山西各地的水陆寺观壁画进行了整理和分类，对其中的图像式样、壁画内容、宗教特点、人文内涵、造型特征、服饰艺术、科技内容和民俗语言等进行了全面挖掘。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这些看似排列整齐，神祇数量相当的壁画出现了许多不同样式、不同内容的艺术形式，这种看似微弱的变化，其中蕴含着历代工匠在艺术创作之中不同的心血凝结与表现手法。在其以“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为创作依据的图像中，涵盖了中国最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特质，这种渗透是非常含蓄的，并且将宗教艺术进行了延长与放大，与其讲是在观看水陆壁画，实则是在解读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大量的神祇人物将我们带入历史，跨越时空，以最为直观和理性的方式面对古人与中国古代文化。在研究山西水陆寺观壁

[1] 山西最早的水陆寺观壁画为金代繁峙县岩山寺水陆殿，现已毁，只有碑记记载金正隆三年（1158年）由御前承应画师王達和王道所绘。

金维诺、罗世平：《中国宗教美术史》，江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

画的图像系统样式之中，本书选取了其中八殿（山西境内现存十一殿水陆壁画）进行了全面梳理，从构图、造型、线条、色彩、内容考释均作了系统化的研究，为山西水陆寺观壁画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大量的田野考察图像资料与提取的人物线稿，为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掌握壁画中的信息资源提供了宝贵的图像资料。

整体研究是漫长的、煎熬的，在面对这一殿殿庞杂的众神图像之时，恍若正陪伴在这些工匠的身边，看着工匠们细致地勾勒填染着一墙墙壁画。这种亲切的感受，在随年累读之后体会更加深刻。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研究的深入，我深切地认识到，系统全面地对山西水陆寺观壁画进行研究，非一己之力可以办到，这一巨大工程需要众多对山西水陆寺观壁画有着深厚热情的学者自觉融入才能够完成。本书的写作，只揭示了山西水陆寺观壁画无尽历史文化内涵的一隅，是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山西水陆寺观壁画图证与科技文化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希望通过大家长期不懈的努力，早日将山西寺观壁画的研究推向高潮。

同时，本书出版，欣逢太原科技大学60周年校庆，将此作为礼物献给我们深爱的学校，为推动太原科技大学学科建设献上绵薄之力。

史宏蕾
撰于文瀛二斋

目 录

序	001
第一章 水陆绘画之源流与山西寺观壁画的形成及分布	001
第一节 水陆法会的源流与形成	001
第二节 水陆画的内容和形式	014
第二章 山西寺观壁画的遗存与山西水陆寺观壁画的南北地域论	020
第一节 山西寺观壁画的遗存	020
第二节 山西水陆寺观壁画的南北地域论	028
第三章 山西元代水陆寺观壁画研究	031
第一节 稷山县青龙寺腰殿水陆壁画的研究现状及历史沿革	031
一 稷山县青龙寺腰殿水陆壁画的研究现状	031
二 稷山县青龙寺的历史沿革	033
三 稷山县青龙寺的遗存现状	035
第二节 稷山县青龙寺腰殿水陆壁画的图像式样考释	036
一 稷山县青龙寺腰殿壁画的构图	036
二 稷山县青龙寺腰殿壁画人物关系的安排及其情节分析	
	037

第三节 稷山县青龙寺腰殿壁画的艺术特征	065
一 稷山县青龙寺腰殿壁画的线描特点	065
二 稷山县青龙寺腰殿壁画的色彩关系	066
第四章 山西明、清时期水陆寺观壁画研究	068
第一节 道教斋醮仪轨的发展与水陆寺观壁画中的神祇构成	068
第二节 灵石县资寿寺水陆殿明代水陆壁画	078
一 灵石县资寿寺水陆殿壁画的研究现状及历史沿革	078
二 灵石县资寿寺水陆殿壁画的图像式样考释	086
三 灵石县资寿寺水陆殿壁画的艺术特征	095
第三节 繁峙县公主寺大雄宝殿明代水陆壁画	097
一 繁峙县公主寺大雄宝殿水陆壁画的历史沿革及遗存现状	097
二 繁峙县公主寺大雄宝殿水陆壁画的图像式样考释	101
三 繁峙县公主寺大雄宝殿水陆壁画的艺术特征	116
第四节 阳高县云林寺大雄宝殿明代水陆壁画	119
一 阳高县云林寺大雄宝殿水陆壁画的历史沿革及遗存现状	119
二 阳高县云林寺大雄宝殿水陆壁画的图像式样考释	121
三 阳高县云林寺大雄宝殿水陆壁画的艺术特征	156
第五节 阳曲县不二寺大殿明代水陆壁画	157
一 阳曲县不二寺大殿的历史沿革及遗存现状	157
二 阳曲县不二寺大殿水陆壁画的图像式样考释	162
三 阳曲县不二寺大殿水陆壁画的艺术特征	171

第六节 浑源县永安寺传法正宗殿清代水陆壁画	173
一 浑源县永安寺传法正宗殿水陆壁画的研究现状及历史沿革	173
二 浑源县永安寺传法正宗殿腰殿水陆壁画的图像式样考释	179
三 浑源县永安寺传法正宗殿壁画的艺术特征	209
四 晋南稷山县青龙寺腰殿水陆壁画与晋北浑源县永安寺传法正宗殿水陆壁画的图式比较	211
第七节 太谷县净信寺毗卢殿大殿清代水陆壁画	214
一 太谷县净信寺的历史沿革及遗存现状	214
二 太谷县净信寺毗卢殿水陆壁画的图像式样考释	216
三 太谷县净信寺毗卢殿水陆壁画的艺术特征	234
第八节 太谷县圆智寺大觉殿清代水陆壁画	236
一 太谷县圆智寺的历史沿革及遗存现状	236
二 太谷县圆智寺大觉殿水陆壁画的图像式样考释	238
三 太谷县圆智寺大觉殿水陆壁画的艺术特征	249
第五章 元、明、清山西水陆寺观壁画中神祇样式流变解析	251
第六章 山西水陆寺观壁画中“五瘟神”的科学文化精神与图像考辨	257
第一节 中国古代对“瘟疫”的记载	258
第二节 古代医学典著对瘟疫的记载	261
第三节 “五瘟神”之缘起与演变	262

.....【神祇众相——山西水陆寺观壁画中的艺术与科技价值】.....

第四节 “五瘟”与“五行”.....	266
第五节 山西水陆寺观壁画中的“五瘟神”式样与图像研究.....	269
一 山西水陆寺观壁画中的“五瘟神”式样	269
二 山西水陆寺观壁画中的“五瘟神”图像研究	272
第七章 以稷山县青龙寺腰殿壁画的民俗服饰为例论水陆寺观壁画中的中国古代服饰艺术	274
第八章 水陆寺观壁画在山西省旅游产业中的整合与应用	278
第一节 发展文化产业得天独厚.....	278
第二节 异彩奇观的艺术门类.....	279
第三节 山西省文化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282
参考文献	284
表录	290
图录	291
后记	299

第一章

水陆绘画之源流 与山西寺观壁画的形成及分布

第一节 水陆法会的源流与形成

在中国早期的祭祀之中，主要是以杀生祭祀鬼神为主，“最初，人们怀着敬畏和依赖的复杂心情，崇拜自己尚难以控御但又不得不依靠的自然力量，日、月、风、雨、雷、电以及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的自然物，都可以成为人们崇拜和敬畏的对象”^[1]。甲骨文中的“祭”字就是手持滴汁之肉，这种活物祭祀与人殉制度有着一定的联系。当中国的儒家思想蓬勃发展之际，佛教自印度传到了中国，中国的原始巫教和道教都去亲近和拥抱它，道教虽然同它有过矛盾和斗争，但后来结成同盟，并且合流。“……这三教的信仰和仪式互相补充、互相渗透，用以宣传儒家的忠、孝、节、义伦理观和佛教的宗教思想”^[2]。到了南朝时，佛教已盛行千年，甚至更久远。水陆法会起源之说最早源于梁武帝，但记载这一事迹并非在南朝，而是始于宋代。戴晓云博士撰写的《佛教水陆画研究》中指出：“杨锷所著《水陆大斋灵迹记》是对梁武帝水陆起源说的最早记载。并

[1] 陈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2] 张劲松：《中国鬼信仰》，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153页。

指出北宋宗赜《水陆缘起》同样是沿用了前者的故事”。^[1]南宋宗鉴在嘉熙年间（1237—1240年）所撰的《释门正统》中的记载也沿袭了前人的佛传故事：“取诸仙致食于流水，鬼致食于净地之义。所谓水陆者，亦因武帝梦一神僧，告曰：‘六道众生，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普济群灵？诸功德中最为第一。’帝问沙门，咸无知者，唯志公劝帝，广寻经论，必有因缘。于是搜寻贝叶，置法云殿，昼夜披览。及详阿难遇面然鬼王，建立平等斛食之意，用制仪文，三年乃成。遂于润洲（今镇江）之金山寺修设，帝躬临地席，诏僧佑律师宣文。世涉周隋，兹文不传。至唐咸亨中，西京法海寺道英禅师，因异人之告，得其科仪，遂再兴焉。”^[2]同时南宋志磬在其所著《佛祖统纪》中亦有这类型的故事记载。可见，水陆仪轨的起源当归结于梁武帝，^[3]在梁武帝创始之后，水陆道场并未由此而盛行，而其所作的“水陆”仪轨在陈隋时代就已失传。但据《释氏稽古略》卷三记载，唐代西京法海寺道英禅师，从大觉寺僧义济得此仪文，于是在山北寺再次进行了水陆法会；又据《广弘明集》记载，梁武帝是在天监三年（504年）才不谙道事而专心事佛，绝不可能在天监四年之前已经披阅佛经达三年之久。从《水陆仪轨》的文辞来看，其中的佛教礼仪完全依据天台宗的佛教理论，其中密咒均出于神龙三年（707年）菩提流支译《不空绢索神变真言经》，这不仅是梁武帝所不能见，也是咸亨中道英所不能知的。现在通行的水陆法会分内坛和外坛。内坛依照仪文行事，外坛修《梁皇忏》及诵诸经。所谓梁武帝亲撰仪文及道英常设此斋，可能只是指《慈悲道场忏法》而言，至于较为成熟的水陆仪文，则是从宋代才开始真正形成的。

在仪轨未有之时，梁武帝在实施水陆斋时主要是为了抑制杀生和统御国家，这一点在很多证据的佐证下能够得以验证。首先，当时江东一带的庙宇，大都在祭祀杀生中祭祀神祇，而梁武帝在弃道事佛之后，更是从佛教的“悲忏”教义中谛悟了“好生之理”，因此施设六道之斋供（即一般所谓的“六道供”），用以变换祭祀神祇的形式，也就是梁武帝创制

[1] 戴晓云：《佛教水陆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2] 《释门正统》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

[3] 谢生保、谢静：《敦煌文献与水陆法会》，《敦煌研究》2006年第4期，第23页。

水陆斋之重要缘由。而此时的梁武帝发现水陆斋的创建极大地满足了当时上层以宗教的形式控御百姓的需要，其所施供之对象，是六道众生，此六道众生在佛教中都在轮回的行列。^[1]（图001）这种威慑力是极其巨大的，在某种程度上，温情地震慑了民众的心理，人们在顶礼膜拜的同时不断地反思着自己的“罪业”，以祈求下世不要堕入畜生和修罗之道。水陆斋在一定程度上修补了人生前的“罪行”，使得民众通过诵经、礼佛来消减自己的罪过，以求修成更高之道。正是在这种新型宗教体系的蛊惑下，民众在其中取得了趋同感，并以极快的速度接受了这种“轮回”的报应之说，这也是水陆斋创建的第二个原因。当然，“报应论”并非佛教独创，儒家的许多经典著作都有提及，诸如《周易·坤·文言传》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2]这与佛教中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秉承一体，自然都是因果报应之说。由此可见，无论是释、道、儒何种教义，以轮回报应之说来劝诫和教化民众是其共有的特征。此外，尤其是在中国，无论是南传佛教或密教，都或多或少与儒教互为借鉴，都是统治阶层用以奴役和桎梏大众最为重要的手段。至于水陆斋南朝以后的消沉，则与中国历史中的“灭佛运动”有着极为重大的关系，^[3]作为一种宣扬后世轮回的佛教仪式，在一定程度上对宗教或政治都触碰到“三武一宗”的神经，使得“水陆斋”并未在这个密集的灭法时代得以蓬勃的发展。水陆法会的高潮时期是在宋代，当儒家与佛教大肆地交融之时，“水陆法会”才成为佛教发展

[1] “这种学说最早的产地是印度次大陆，白种雅利安人从中亚入主印度，将其本有文化与原印度土著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宗教气息甚为浓厚的古婆罗门文化。婆罗门文化的结晶——《吠陀》有暗示人死后灵魂去处的话，并未有轮回之说，到约公元前一千年集成的《梵书》中，才具体言及人死后将赴‘天道’和‘祖道’，在更晚些出现的《奥义书》《薄伽梵歌》中，自我及业、轮回的思想才趋于明朗成熟……”。关于众生死后的去向，佛教所说和婆罗门教传统的“三教说”不同，而说有天、人、鬼、神、畜生、地狱或阿修罗，称五道、五趣或六道。

陈兵：《生与死——佛教轮回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5页。

[2] 刘大钧、林忠军：《周易传文白话解》，山东友谊书社1993年版，第85页。

[3] 第一次大规模的灭法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二月。第二次灭法运动发生在周武帝灭北齐后（561年至578年在位）。第三次灭法运动发生在840年唐武宗李炎即位之后，在显德二年（845年）四月下诏陈佛教之弊。第四次灭佛发生在955年后，周世宗柴荣下诏：恶僧尼耗硕天下，非敕额者悉废之。

最为庞杂的仪轨形式。



图 001 六道轮回图^[1](西藏密教)

[1] 六道轮回图被凶猛巨大的阎罗王捏持在手，并以口咬图的上缘，示六道众（转下页）

对于梁武帝是否亲自创制水陆仪文，在目前的学术界仍有学者持质疑的态度。^[1]可以肯定的是宋朝大量的典籍文献中，都记载有梁武帝创制水陆斋的文字，并将梁武帝创制水陆仪文之过程予以详细记述，但相比后世大量而复杂的仪文，当时的仪文应该是非常简洁的。至于梁武帝于金山寺建《水陆斋》一事，《金山志》卷三中同样有所记载，但金山寺建于何处已无从考。因此，怀疑梁武帝创制水陆仪文也是有根据的。

但史书中的梁武帝敦实好生，怀有悲天悯人之心，这在古文献当中表述甚多。以这样的品行来施设斋供，解除六道众生之苦是符合情理的，即使史书中有夸耀的成分，但下诏断绝宗庙以牺牲祭祀，且颁布《断酒肉文》，都与断除杀生有密切的联系。这样的统治者，纵然有着自我美

(接上页)生都离不开十二因缘。圆形的六道轮回图，正如轮回的本性一样，轮转不息，无始无终。当你现在受昔业的果报时，你正在造未来的业因，一切都是同时发生，无始无终。

六道轮回图的中心，示有三只动物：鸡、蛇、猪首尾相连。鸡对物强烈爱着，而产生占有心，贪得无厌，为眼下的欲望东奔西跑，终日追逐；蛇我所，我见，我执，对违背自己意愿的人与事，产生怨恨，愤怒攻击；猪身躯笨重，目光低视，象征无明，坚执我见，执有为实，这些是使人产生痛苦与死亡毁灭之因。

其外层分白黑两色以表善趣和恶趣；又其外层分上二、下三共五段，上二段表天界和人界，下三段正中表地狱，右表旁生，左表饿鬼；最外层为十二缘起，绘盲人、瓦匠、猴、船、空宅、接吻、中箭、饮酒、香果、孕妇、临产、老人和死尸，次第表示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和老死。

另外，该图上方佛像、日月、精舍等暗示四圣谛；苦谛指自因业及烦恼所生取蕴，有漏情器世间为其后果之一切事物，为众苦之蕴，当知如病，此于圣者，始能如实现见，故名苦圣谛。集谛指：引取自果之蕴，即一切不净情器世间之能生因，谓业及烦恼。遍生众苦，如疾病因，是所因断。此于圣者，始能如实现见，故名集圣谛。灭谛指：依于自因之道，永断所断之集，业及烦恼，究竟不生，轮回因果自续断灭，是如证得无病之乐。此于圣者始得如实现见，名灭圣谛。道谛指：证得自果灭谛之道。喻如良药，应当服用，此于圣者智中，真实不虚，故名为圣道谛。

因此，贪、嗔和痴三毒，是一切轮回的根祸，而三毒的基本则是无明。唯一可以对治三毒的，就是持求智慧、修习佛法。

要想解脱轮回，先要明白解脱轮回之因，由于过去所积之业，你就有了今生所处于的某种现状。然而，今生的努力可以变为来生之果。可获得完全解脱轮回之缚的方法，断贪、嗔和痴三毒，而根绝轮回的痛苦。

[1] 《梁皇忏》前面有一篇传文，传文中说，该忏是梁武帝为超度已故皇妃郗氏，邀请当时高僧制作而成的。不过，该传提出的说法，可资佐证的史料不足，所以学界对其真实性，多采用保留的态度。《梁皇忏》的内容方面，经过分析发现，原本适用的对象，可能是出家人；忏悔的主要内容则是饮酒食肉，以及僧中种种的违犯情事等，这点应与梁武帝《断酒肉文》中的《忏悔食肉法》有关。除此之外，忏文中还强调“神明不灭”的观念。同时，在内容与形式上，其与《净住子》及南朝其它忏法相近。这些特色，都说明了《梁皇忏》在梁代制作的可能性很高。

徐立强：《梁皇忏初探》，《中华佛学研究》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1998年版，第180-207页。

化的情节，也是实属不易。

后来，在唐代的诸文献中也有提及，荆溪湛然（711—782年）《法华文句记·释方便品》论及六道斋供的内容，如《婆沙杂捷度》云：“若因祭祀唯鬼神得。问：为胜为劣？答：非胜非劣。若胜天人应得，若劣地狱应得。以其道有自尔力故。准斯诚教，可证世人设六道者不可尽得”。^[1]这种记录直接指出了盛唐时代实施六道斋供在民间已经相当普及，作为一种在仪式中能够直观体会到的佛教法事，对人的冲击力是巨大的。即使现在到寺庙内看小型的水陆法会，同样会被其仪式的庄严所震撼，再加上佛教将“轮回说”无尽渲染，更是增加了对普通民众的说服力，这也是水陆斋最终能够复燃并且发展的重要所在。

作为一种止杀斋祭，与中国佛教的再结合，《焰口经》及民间的“水陆”，形成了“水陆法会”的由来。因此，到了北宋有诸多文字论及梁武帝创建水陆斋之因缘，杨锷《水陆大斋灵迹记》、宗赜《水陆缘起》等皆提到，如《水陆大斋灵迹记》云：“大梁武帝治化清时，道利寰中，兵戈永息，唯崇佛理，寝处优闲，草履葛巾，布被莞席，精持斋戒，济恤含生，悲念四恩，心缘三有，昼夜焚诵，靡暂停时，遂感圣贤同扶邦国。忽于中夜，梦一高僧，神清貌古，雪顶厖眉，前白帝言：六道众生受苦无量，世有水陆广大冥斋普济含生利乐幽显，诸功德中最为殊胜，宜以羞设。……时天监四年（505年）二月十五日夜，帝召僧佑律师宣文，凤舸亲临法会，兴于水陆大斋饶益幽冥普资群汇。自后陈隋两朝，其文堙坠”。^[2]

而有关斋食施供，则是受到南岳慧思、天台智𫖮的影响，如慧思《随自意三昧》“食威仪”及智者《观心食法》，都成为南宋志磬重制水陆仪轨的主要依据。

上文提及水陆仪文于“陈隋两朝，其文堙坠”，在陈隋两朝消亡了一段时间后，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为亡妻王氏设水陆道场。且为驸马都尉张敦礼撰《水陆法像赞》16篇，称《眉山水陆》，这也被收录在

[1] 《法华文句记·唐天台沙门湛然述》，《释方便品》卷3，佛学在线，http://fofa.foxue.org/2007/694_0430/92709.html，2007年。

[2] 四明石芝沙门宗晓编：《施食通览》卷1，东川推官杨锷《水陆大斋灵迹记》来源南普陀在线，<http://www.nanputuo.com/nplib/html/201003/0116340273499.html>，2010年。

《苏轼文集》之中，其中祈请的内容包括有：“一切常住佛陀耶众”、“一切常住达摩耶众”、“一切常住僧伽耶众”、“一切常住大菩萨众”、“一切常住大辟支迦众”、“一切常住大阿罗汉众”、“一切五通神仙众”、“一切护法龙神众”、“一切官僚吏从众”、“一切天众”、“一切阿修罗众”、“一切人众”、“一切地狱众”、“一切饿鬼众”、“一切畜生众”和“一切六道外者众”等赞文。^[1]李小荣在其研究后发现《水陆法像赞》其实是抄袭了《慈悲道场忏法》卷七至卷九中“为六道礼佛”之内容而成。^[2]在《慈悲道场忏法》中也有梁武帝萧衍为水陆法会起源人之论：“盖闻净名之钵，属餍万口。宝积之盖，遍覆十方。若知法界，本造于心。则虽凡夫，皆具此理。在昔梁武皇帝，始作水陆道场，以十六名，尽三千界。用狭而施博，事约而理详。后生莫知，随世增广。若使一二而悉数，虽至千万而靡周。惟我蜀人，颇存古法。观其像设，犹有典刑。虔召请于三时，分上下者八位。但能起一念于慈悲之上，自然抚四海于俯仰之间。轼敬发愿心，具严绘事，而大檀越张侯敦礼，乐闻其事。共结胜缘，请法云寺法涌禅师善本，差择其徒，修营此会，永为无碍之施，同守不刊之仪。轼拜手稽首，各为之赞，凡十六首。”^[3]而苏轼在悼念亡妻王氏的水陆法会上，制作的十六幅画像，分上、下堂各八位，在法会中予以张挂，这种图像的内容就是源自杨锷《水陆仪》三卷，因此，水陆图像由此诞生。并且从苏轼所提的神祇中可以看到，已经基本将后世水陆壁画的神祇进行了表达，这应该就是水陆图像最早的图形了。而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则有魏公史浩因慕金山水陆斋法之盛，于是施田四百亩，在四明月波山建四时水陆，以为报四恩之举。其所著仪文四卷刊行于世，孝宗闻之，赐以“水陆无碍道场”寺额，当时人称为“北水陆”。而后志磬续史氏之仪文，著成新仪六卷，绘画像帧二十六轴，大兴普度之道，史称“南水陆”。^[4]于是宋代就有了“保庆平安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善；追资尊长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

[1] (宋)苏轼:《水陆法像赞》,《苏轼文集》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1—634页。

[2] 李小荣:《水陆法会源流略说》,《法音》2006年第4期,第43、44页。

[3] 同上[1]。

[4] 同上[2]。